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堤  
岸

# EMBANKMENT

ZHANG XIU

它有绝对的形式，它绝对没内容：对于一个鸟，它们其实是一回事。而对于鸟自身，我们又完全不知道。

那是在以前，鸟还有鸟的事实（特殊情况是飞行）。现在不是了，一个星期三的晴天，在鸟懒得飞去的空中，没有障碍物，也没有鸟。但有明显的云。



堤 岸

这大梦长、宽泛，奴隶一个接一个从天空  
坠落到地上成为水，又继续掉进土里，被根须  
吸收，上升，一路运输到那片轻晃的草叶的尖端，长出  
洁净露珠，在远古、崭新的光线映照下，  
球面反射出他们的面貌乌黑而经典。

——题记

**要区分他们**，以及哪些又是我们  
取决于自由<sup>1</sup>与不动的关系  
而不是密度、色彩，或品种的差异  
它们因一种观察的需要，一起被禁锢在  
邻居后花园的池水中  
在一个四月末，或已是五月  
云的倒影成为离它们最近的事物。

---

(1)

它不是目的。

水的流淌源自内部的漫延而不是观察。当它从回忆  
中来，又回到自身，炫耀她的痛苦是不道德的。

（这也许是最后一个可以考虑的步骤，即便它使用  
了肯定语，仍需大量疑惑用来捕获那不稳定的形式感。）

至此，它只能为一种反复。

是对一片竹林与作用于它的风能的来回感知，而不  
是去归类，分析与不厌其烦否定。

这是不值当的？且反应机械，在一个鸟光四射的中  
午，她的开悟因她头发散乱而迷人。

船，停靠在岸边。

但事实上，作为整体，它们的范围总在扩大  
(这天是星期二)侵占附近的那些：  
房屋、一株枇杷树<sup>2</sup>的果实、智力、  
天空以及空荡本身  
在即使忽略掉制度干扰与季节变换<sup>3</sup>因素后  
我们仍在其中，不可排除在外。同时，  
又在审视那黑乎乎的内部：这年头，

---

(2)

一株病的枇杷树木意味着失去尊严。衰老是病，即使在立春过后的光线中它的树叶绿色它不知道，它没有用来反观自我的意识。(在风微里，它不动)一株门前的枇杷树木它是江浙丘陵地带的一株植物是在亚洲的陈旧乌黑中它保持着自然状态是阳台上的一种错误感觉，谁知道呢，它非人。是看见一批闲散、欲绝的尼姑在村堂里无尽游荡。

(3)

江浙丘陵地带旧年春至，湿雾弥漫在山的高处，使得山与天空模糊了视觉上的界线。那白茫茫的深处有一个叫九脚塘的水库。就在我们村的对面，我在读小学春游时候爬上去过一次。塘说明水库不大，估计是自然形

那里还剩下什么？一头  
被吓大的通用雀鸟<sup>4</sup>，抑或  
其它残废物件  
只是谁在乎？  
谁在乎，谁就是我们。窗玻璃上，  
同步显示着它们移动的影子  
,（而不会超出事件的视界以外）

---

成的。在浅水的地方有那种溪水里寻常见到的马口鱼，不知道怎么会在那种地方出现。有水的地方就有鱼，可我还听上辈人说过那里曾经（解放前）出现过虎。这便是有些稀奇了的。通常有虎啸图挂在一般人家的堂厅中，那黄斑老虎脚踏在瀑布中的崎石上，旁边还免不了有几根竹子或曲折的松树枝作为点缀，他们还说，虎骨头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碰到跌打伤，他们就去贴那种来村里走穴的江湖艺人卖给他们的虎皮膏药。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艺人能胸口碎石，吞火之类的绝活，拖家带口的晚上睡在大队的社屋里，第二天等我再去看，他们却老早就走掉了。这些人什么时候会再来，无从知晓。但隔三差五的总会有类似的人来到村子，有的单打独斗，在肩膀上挂着一只小猴。那猴也是通灵的，主人叫它拜，它就蹲下来拜。它的火烧屁股竟然真的也是通红的，吃

虚像的重量，来自光线损耗的那部分  
汇聚成一个虎停在河边  
饮水，也回光返照：清晨，  
雾气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正在到达  
但不会是它们：它们，  
一旦发现形势稍有不对  
便会紧急避开祖先留下的线路，

---

瓜果时它那龇牙咧嘴的样子一点也不觉得恐怖反倒是极为滑稽，给我们带来童年的欢乐。也有时来的是和尚，他们不太一样。他们是严肃的事物。仿佛心里头藏着好些愁苦，静静地站在一户人家门口，双掌合着，等着主人送饭菜出来。有的看他实在可怜相，赠给他一角钞票，那他也是绝对不会收的。想必是太过俗气故而不能沾染。印象中，他们通常不说话。这增添了某些神秘。不像大部分经过村子的外来人是一些安徽来要饭的，和尚普遍感觉来得清洁一些。前者据说还吃老鼠肉，因为他们那里发洪水，被迫到相对富庶的地区去讨饭。想想确实也是挺可怜的。这些人给我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灰暗信息，好在没过一会儿，不好的心情也就消散掉了。因为我最期待的小货郎他很可能已经出现在不远处的机耕路上。他是从隔壁县东阳来的，挑着两筐货物，拨着一

以超前于一条鱼本能的反应速度，它们  
成为他们。之后散开，下降，  
消失，仿佛这是一个上午  
发生的事它们知道？在星系泛滥的银河下  
无产阶级最终登上了历史的膝盖。  
与之对应的骆驼，一个词语  
而不再是一种臆想

---

面小鼓。他的货物中有一种表面铺着一层面粉的麦芽糖，  
只需用废弃的塑料鞋底去代换。我对糖自然没有兴趣，  
只因有几年，每天的中午饭都吃白糖拌米饭，腻得厉害。  
我想着的是他的鱼钩。那种鱼钩与我们用针线烧制的不同，  
它是有倒刺的。我的方法是趁货郎不注意，用吸铁石偷一些来，  
未曾失手。但还是会滋生出一点罪恶感来，  
仿佛抬头三尺存在着神仙，最后是要遭到惩罚的。不过  
当我站在九脚塘水库边用它钓鱼时，是没有想到过的。

(4)

离家，亦是归途。

辞别父母，早7点，来到村口。这是一个阴天，细雨。  
奔赴县高铁站，在一个细雨的阴天早晨。一种阴天的感  
觉，在明亮、稍显空荡的候车厅等着，九点，进站。在

从鼻孔喷出白雾  
必然的乌云，倒挂在半空  
结出外壳：这里，我们暂不去考虑  
土壤、尼姑、关公与翠鸟之类  
的杂碎，它们通常被默认  
丢在堤岸的另一边  
一条犬类动物日夜巡视它们的轮廓与魂

---

站台上吸会儿烟雾，等着列车路过。车来了，上车。离开阴天的一种情况，这里或离开此地，在移动中感受车速。少顷，杭州。

杭州，雨在下，细雨。杭州不是这里，或此地，杭州更为潮湿。差不多进入湖州后，就能见到此前下的雪。那雪。

那下雪时的生动，雪从天空飘落到地上，想必是活泼的，且令人喜悦。雪在化，在倒退中的山间、地头，遍布在一些建筑垃圾附近，毫无生的气息。雪是这样的。那雪落在竹林深处，落入一柱巨大的冒烟的锅炉烟囱里，那就是雪，中雪，虎会在雪地上奔跑吗？那是雪还不够大。雪，直至安徽（此地也是阴天），一场大的早先的中雪，我凝望着玻璃窗上的水珠，雪是不动与模糊的背景。是水珠的移动。这些怎么形成的水珠？的移动。短暂、快速，

它是法国血统吗？  
猜中它的概率要远远  
小于感染一次病毒  
那便是一个人她大抵上不再写诗了  
只是闲着没事去写一本一本诗集<sup>5</sup>  
据说那样对健康有帮助  
直到有一天，在水中投下的影子

---

仿佛无常的流淌，但不是流逝。水珠只是形成，即刻消失。  
仿佛意味着一种不能去预设的结果，在大的趋势下的一种  
随机变换既一个水珠的无常，换乘（合肥）。

这雪不是突然结束的，也不知从那里起始，进入湖北后，不再是阴天，远处有了稀薄的阳光。这里此地的阳光，也许是来到下午的缘故。要是离家，那么这就已经是离家，已有所别。或无常是说一种静态的不可能，哪怕离别，它也会在路程的感受中逐渐消失。到站！在站台吸会儿烟雾，15:36分，晚点了。

从城市穿过，回到家中。充上电（打电话回浙江：抵达，平安），稍微吃点饭菜，去水缸里躺着。一并让佛陀沉在缸底。

(5)

因波纹扭曲产生自主游动，  
它们才真的获得释放。  
只是，获得稳定的真理是不够的  
要遵循的原则总归是这样的：  
在所见事物中，只有堤岸与鸚鵡可以  
在文字中保持一种不动。  
是一种价值中立吗，也不尽是

---

下午，一个诗人是对一个诗人的照亮，而不是补充。  
一个诗人在她没有写诗的日子里暗着。一个诗人通过阅读另一个诗人的写作得到补充，同时被照亮。一个诗人与另一个诗人与一个诗人她们是。同时都是。

一个诗人当一个诗人被照亮，那必定是因为她是一个诗人而不是她暗着。一个诗人不同于尼姑（她们通常忽明忽暗）。作为一个诗人即便她们彼此离灵隐寺都很近。曾经是的。而另一个诗人必定远，且遥远：那是一个诗人与另一个诗人的距离。必定也是因为一个诗人她已经有有些日子没有写作而需要得到补充。因为一个诗人她在暗着。一个诗人无法得到照亮。她们都是。

而一个诗人要是被照亮那也只能是在理论上的不可能。除非一个诗人是对一个诗人自身的隐喻。一个诗人不能照亮自身，以及附近。因为一个诗人彼此不能是一

是一件乐器<sup>6</sup>，在敲击桌面。

她（已经思想过了）的平静正好处在合适的位

置上

一把红棉牌吉他，他用的是左手

同一只手，在成长中它的

皮肤与构造依旧坚固

有时，它输出一些不该的东西，他用它

---

个诗人。而另一个诗人呢？假设她暗着。并且这是可预见的，另一个诗人只能暗着，且不可能分裂。当她暗着（那么硬），照亮她的一个诗人肩上扛着一个尼姑（她没有反抗）说，一个诗人只能暗着。而另一个诗人必定也是。当另一个诗人暗着，她说，诗人又不是人，更不是对人的补充，她说。是一种否定以及对否定的继续否定一个诗人的意识形态也只能是这样，她补充道。

一个诗人对于世界她连一个忽明忽暗的尼姑的一点光芒也许都不是。不是吗，但这其中仍包涵了一个诗人对一个诗人的照亮的意义，是明亮的。

（6）

两只脚交叉搁在床的边沿。

这需要身体的另外部分以另一个姿势坐靠在一条沙

提起鱼竿，扯下一个花瓣  
直到她像从前一样浮梁，比一个代词  
更像一个虚词，她经常出没于傍晚的树林中

**在另一边**，她擦桌子、  
拖地，捡起一些好的东西填充自己  
偶然而充盈，为一场灾难降临前

---

发椅中，接受来自椅子与身体的电子之间的排斥。

它们，不在一起。

如同那根摩西的拐杖分开海水，在一个阴晴不定的上午发生着类似的事件，又由于场景的宏观化导致对主要构成它们的空的忽略。

或一个必要的停顿对于一首 4/4 拍纯音乐它没有在空气中以能量的形式它并不会传播过远。

不超出这个房间，但所叙述的信息在恍入一个人的脑壳后它使什么得以形成？一个静着的身体打开，一种远的记忆（卢照邻与他的降落伞）仿佛来到近处，停落在袜子黑色的尖上：他说，未来一切将是虚拟的。

是的，可是谁会对未来有兴趣呢。

做足防水练习<sup>7</sup>。对此，我们没有提出实际意见当资本家和豪绅们纷纷（雪片般）翻没进土里，一些人诵起童年的国际化佛经只是一些够吗？在无论光线（是的，它那么特别）下，还是代际遗传中获取的家族命运，它们一贯表现为一种乌黑的特征<sup>8</sup>——

---

(7)

它是一件天空的事物落在网里。是意外被赋予飞行的本质，它如何学习？

恐惧是好的，有助于它认识到挣扎的徒劳。

对于它是不是被称作黄鹂是无所谓的，鸟类的一种而已，而不能通过它这个特殊的结果，去推导出未发生的原因。因为在它制造的困境中，没有结束。

(8)

他们是谁，以及。当他们被发现是谁时，他们正好不是。组织的温暖使得他们与我们不同：当我们在这里，他们不在那里。通过一对漆黑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只乌鸦的大致轮廓与黑，而不是他们。但这有关系吗？

他们更不在这里。而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不知

如同一头鸬鹚<sup>9</sup> 那身正在倒掉的羽毛色彩  
抹掉后，一种历史的反向光泽  
出现在桌上，立着：粗糙、  
硬，不值一毛钱  
这就是它的真实性  
只能通过指定而不是证明  
附近，一只碗敞开着。在成为一只容器以前

---

道谁又是我们。以及，与他们近似，一旦我们是谁，我们便不会被发现。

(9)

与在一个地方但又不愿与它有关。两天后，一个野生白头鹇已接受关住它的笼子。那株挂笼子的常绿小乔木成为离它最近的关于世界的一个象征，同时季节也在这里被隔绝。它排泄粪便的频率，并且，它也喜欢吃西红柿。在同一个屋子里混生活，它们除了物种有别，在想法上也有显著的不同。这其中，鸟涉及对于自由的形象的幻想，而人，是一种很晚出现的发明。

这便有了开头的思想。

回到一种默认、自我晦涩与意境？

它比我们来得先进，它制造的静  
无用，但牢牢控制着房间。以它为中心，  
她走过去，把一截烟灰抖落，他们不知道  
一个人写过那么多的事物  
一抹黑的乡村、鹅、一个山尖，本土麻雀<sup>10</sup>  
、家禽类以及各式各样不完善的概念  
足以塞满一支河流，

---

(10)

要区分它们是由于应激反应机制还是因倔强造成的  
种类灭绝。围绕一个基本点，展开思想教育。

那时，害虫们又在哪儿？

一条指令迎风飘荡，暗示一个麻雀成为暴戾的候鸟。  
(冷水下锅，煮15分钟关火)每行千里，路过一个右派  
佃农(这还算是好的!)。而不用一味去搞什么离奇的出  
处。它通常会导致一次飞行的过度哲学化，以及词语区  
区的重新泛滥。

那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黄昏，当担忧成为一种  
实际麻烦，在那大气笼罩的黄山，那根冷峻松枝正适合  
它落脚。稍作休息，17:47，也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到处  
都是。

值得为它们筑起一道堤坝，在雨季来临时，  
超前拔起那条一直斜插在岸边的木船。  
这时的窗外，几个破碎的波浪在撞击岸边的杂草  
巨大、空泛如世界的一个词在她脑壳中  
缓缓凭空从平原升起，形成。  
从他的视角，同时又难免无聊涣散开去  
一群鸽鸟<sup>11</sup>在屋顶泄下粪便<sup>12</sup>，一部

---

(11)

鸟儿知道羽毛的作用。溪流总在分叉时加速它们的告别。对于它们的成长，下一场雨，不会比一只风鼠跑得更快。

痛苦的必要性！

虽然，沉默是蓝色的一种，是绝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天才在黄昏时会感到严肃。要照顾的远不止这些。

(12)

钝角。作为每一天的奖励，它出现在屋顶上。与散开在空中的群体它们不同，他的平静缺少掠过建筑物的画面。但平铺的速度更快，与远。在海的雾气中，他收集一些废料，想起什么而有些什么是他已经不记得的，而没法重复从身体里洗掉。它们正常吗？

活塞疾速推动，交通指挥灯忽而亮起  
一面围墙上写着“打到<sup>13</sup>XXX！”而一阵风  
停在近处，绝对不动。一部波音客机正在放下  
起落架  
与它们相关的在它们各自的时空中：  
一个宿醉早归的门客撬开庙门，  
在门槛上趴下，睡着了。

---

这群天空恐怖分子的运动形状的变化，因为，一个  
鸟的历史叙述又是怎样形成的？

它不动。而妻子们正从阳台上一个个地掉下来，  
她们的同质化。他始终不恨她们。也愿意与它迎着日出，  
一起辨析粪便。

(13)

谁都不能否认下雪不是一场悲哀：

“较轻快的被湖面统一没收，剩下那些独特的胡乱  
咏叹着，它们不是。进入太慢，还是因为利用白色的反  
差便可以否定几千年来气候？雪，落在一根龙脉上。  
疾速闪耀，一张土红色的方片三被抛出。一个人推开门，  
她是从门外推开的。死气腾腾的鬼跟在后头。她们一起  
做了一次成功的午餐。”

这就像她有时也会坐下来，想想午餐准备吃什么  
我们完成了吗？几乎不会有人来打扰她<sup>14</sup>

“在某种意义上……是，

但他对这个人物的解释太过冗长了。”

她这样想。一种超燃的意识

可能比一部电视还要静物。她的耳朵

需要一根棉签。三、

---

(14)

人的定义。

一个人被链条锁着她不是人，它不是动物。一个动物需要四处走动。

下午的公园光线良好，而捻是一种带螺旋状对角的非洲大羚羊。它们不在这儿。

当一个人只能被另一个人定义，她们正好走开了。  
我接下这条长凳，坐下。在它到达这里以前，我一直跟着那种感觉。我知道是它，但它是什么？

她呢？

与它们有太多的复杂与不同

她曾被大量认为是一部母鸡潜艇。  
但这些统统是他们的事，通常与实验艺术无关  
她日常最多接触到的事物无非是一张床  
或者喝喝可乐，埋在床上。因为，  
那条物理的、完美的边界<sup>15</sup>并不存在  
世界（这个那个：这是一张安酵素净护洗衣套  
组优惠券<sup>16</sup>）

---

(15)

在一个上午，处理一种色彩。与望着一个海面有关的，大概也与天空有关：引力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个摆在桌子上的百事牌饮料的一种蓝，而不是烂大街红色，他以凝视确保它不会挥发与自我进化，是安静的。二月末，苍蝇还没达到。

真理又怎会握在少数人手里呢？它接近，但永远不会是一头蓝脚鳀鸟。不是去看！要足够仔细地去听，便会发现它就在那儿。圣神与暴戾齐驱，并且，神经极了：仿佛解开一个悖论也就获得了经验。但它们，仍是局部的。

(16)

她的两张不同的脸孔来回切换。在记忆的戏法中，学会了与世界这个废词无关。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什么用

暂时还不会抛弃她，既然已经被抛入其中  
并且，她确乎能感受到她的重量，  
是实在的，在一根肋骨下面，  
一种神圣如进出口贸易的计算方法在淤泥里  
似一个饥饿的野兽般翻滚，一头捻，毫无疑问  
它是  
但这种信息有意义<sup>17</sup>吗

---

处？她说了，她是被强奸的！

记住一种感受并不需要多次重复。

(17)

无论它是什么，反对。

无论反对它什么，还是反对。

对此，在反对什么？

在两个房间往返 11 次，总共路过客厅也是 11 次：

其中一次，短暂停着。这又怎么反对？

反对反对反对。

反对一朵花枯萎。

即便它符合暂时且有限的属性：比如，  
一头怀孕的大象。在可数而漫长的日子里  
他发现自己总是与它们纠缠在一起  
现在，我们有了这些词语<sup>18</sup>  
包括<sup>19</sup>但不限于它们的质地与普遍的用法  
这就像黑色幕布下，会议指出：坚决！  
坚决！坚决！（士不可不弘毅，会议自然还研

---

(18)

对此，不去顾及它扇起的风。跳过语境的障碍来到  
河边。了解这种情况的人，不会是她。

利用一个饮料（百事牌）形成一个想法，需要引入  
另一只飞物。它是喜鹊，那么，它是。是次要的，表现  
出来的内容满足一种暂时性。离散，而不会实际聚合。  
一小丛野菜也在附近，密集往天空方向生长。它们在对  
时间的想象中争取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打开一场战争能否发现一个鸟的和平？

在默认情况下，她可以不在她的反面。

(19)

缺点，在它们的摆动中，看见风经过时的样子。这  
其中，谁又是谁的后代它们知道？

究了其它事项。  
这是一定的)就好像全国上下只剩下一个坏人与猪头似的,只是光线在它映射出的现象中不会折断,  
走失的羊又来到一个历史<sup>20</sup>分叉处  
我们如数躺着,在一条公园长凳上等着飞碟、凤凰鸟、龙骑诸如此类飞落接引,它们迟到了吗

---

种类的划分与这片河滩无关。鼠曲草或马齿苋,排它性在没有光线的泥土底下便已经开始生长。经过气候驯化,春季,它们又倚靠在一起,心灵照顾。

对于它们,稍远处那头踩着高跷的银色鹭鹭拥有更多移动的权力,它解散了政府。它的粪便与空气湿度同样重要。

(20)

四月,八月与一只蓝色打火机丢在近处。雨在下。可数的几个雨点,在一个星期一上午,翻开一本诗集,她的手指头烧着了。两名全凭直觉的消防员正急着赶去树林扑火。忘了带上池塘。三角板,或尺子,虎,不动。附近同样停着一个通用并经过去色处理的主题:

用了三次，他才拉开所有抽屉中的一只

### 河水流淌。

黄色<sup>21</sup>的一个婴儿的唾沫泡，翻转。

一个青色的鸟（它小）印在杯子上。

通话不可用，星期二

扫弦的重复感如同一匹烈马追逐雨水

---

即三月明亮、统一。

而又是谁在那儿，随便解着那根逻辑链条上的什么结。她的缺乏力学分析的能力大概与她来自淮安有关。拔掉插头，她便脱离烦的反锁，来到自身洁净的庙中——帮助她执行任务的必定是一头燕雀那样的轻巧鸟儿——也就在昨天，我告诉一个学习写诗的酷吏说，不要把诗写得太长、休闲，年轻时要注意节约纸张。

因此，风扫过地面时树叶没有翻动

(21)

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开始。也不是因为它们实际不在那个地方。很难分辨一个人她是在望着下午的光线，还是在认识这副印象派画作。那么，她在哪儿？

它不是真实的幻影，仅仅是一种关联。或许，在她

一般而言，穷人往往先于王倒下  
而在春夏交接处想起子美，他还下潜否  
在水底，托起整支水流的河床  
顿悟<sup>22</sup>与短语，道即关于道理的道理  
一支霄响火箭射入空中，他们的失去和得到  
在同时发生，明晃晃的单音节表明容错率在持  
续降低

---

看不清的痛苦框架内，它们早已形成。以它们的晃动但  
又不去脱离与它们无关的那些事物，它们成为现在的这  
些：树木与裙子尤其模糊，而天空又必须与天空对称。  
作为牢固的人，不可能射进一种平面。她似乎没有那种  
扭曲自己的方法。

(22)

雨后的傍晚，有数种不同类型的鸟鸣声。短促，尖  
的，也许来自一个嫩黄的喙嘴。悠长而大力的，我只是  
感到陌生。顶多想起那个还在树下数钱的女人，都三月了，  
她要数到什么时候？

那是一株挺立的银杏树木，正在长出厚小的叶子：

鸟，（尖嘴的那一个）就停在倒数的第三个树杈上，  
不动。仿佛快要扶摇升仙。我们不知道，正在街上走路。

对事物更高级别的抽象使它们趋于神秘  
近处，一个烟缸摆在桌上  
与一个钵<sup>23</sup>正好相距一只手臂的路程  
它们构成一个思想系统的前提，是必须从这  
里出发，  
忘掉中途。仿佛河水流淌同时也是一款万能的  
时间毒药，

---

还是一个人（他姓张）静静地蹲在厕所马桶上。

沉思中，也有更远、乱的声音从窗外传进来。

(23)

群众的羊。当黑的坏人在两株庞大的树木间显像，  
他们在数量上的劣势被转化为浓雾向国家周边漫延开去。

空气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短板。

需要大量的风的运载着它们的解释也是没用的。

因为停顿意味着默许，而不是反对在这样的一个傍晚，  
黑正掩埋一切色彩。

它的化学分子式是什么。反观，一个事实  
不可无限分割，我们知道  
同理，整体（一）中无事实  
墙被刷成了一种白色<sup>24</sup>。一头黑猫正确翻过墙，  
消失在墙的另一边，穿过墙体的想象力被及时  
收回  
转而去思想一头同样深黑的蝠鲞（只需一点微

---

(24)

这边，在对困难的使用过程中，他绕过了一些现成的经验。包括音律。

一头花斑鸟雀（它大可以神秘，且缺乏无聊那种高级感，但为什么总在单独出现？）落停在栏杆上。利用那身羽毛的洁净，精准判断出一个星期天上午的雾气变幻。因为要是去探究那个凝固在塑像中而不去飞开的理由，除了他精神上的模糊，一定与这座短桥的功能无关。只有天空才能规定一头鸟的秩序。

但它像掠过自身那样，完全忽略了那两个女人的经过，她们走到一株香椿下，攀下最老的那根树枝。

红色围巾让他想起那根拖在攀岩者身后的绳子。

在返回路上，还是即使已经来到这边，他仍确定不了它的颜色。

弱的力气)

在这以前，他从没发现海是咸味的  
只是一些用来蒸发的水分、漂浮树枝、塑料垃圾、  
浪花与几片鱼鳞的组合，他没想起多余的生物  
他不是她，情感上没那么丰饶，因此，  
重要的无非是引力。因此他重新  
拨了一次通往浙江<sup>25</sup>的号码，

---

(25)

下雨作为一个背景。

为了排遣不断制造出的烟雾，我让窗打开着。这个  
桌上的橙子被用来剥开与返回。一个人坐着的状况：沿  
着她的那根手指，穿过空气，一副挂在墙上的画被看见。

它的虚拟的构图（一株树木，以及一个在树下避雨  
也数钱的女人）以及整体偏蓝的冷色调。

评估它们组合成的美不是我的义务。雨在下，中雨。  
雨点穿插在诸多想法中，延缓了展开它们的进度，暴力，  
但相对温和，仿佛肥皂。一个潮湿的点同样停在近处。

水位来到警戒线附近，三月。提示那种缭绕的日子  
已先于它的句法到达。

哪里？妈的，当然只能在实际的内部：这里。往深  
处看去，细致些便能发现那部仅作收藏用的云梯。它还

并产生一个确定的信息：此刻无人接听。  
院前的那株银杏应该已经从截掉的树干口  
长出了这年的树枝了吧，一个孤儿  
在井底望着天空：曲折且坎坷的一生  
还有鱼等着他走去河边，  
他想了想，放下手头的工作  
一个错误的观念（鹤与阴天）正影响当地的经济

---

没被搬走，不是活的。但正利用对自身的攀爬它缓慢进入云层。雨从那里掉落，雨点的那种亮度因我的需要而不会损失。除此，逻辑上没有别的选项。我必须在它们外部。让这只右手一直向下举着。而这些是否已经足够？记号，在斜对面。它在反弹，而不是倒退，一个射入天空的雨点。这时情况变得有些不同了。女人抬头望着：准确的方法，是去想起她的丈夫。但是没有。毕竟她看见的是所有雨点中相反的那个雨轨。

也不是。她沉没在故事中，无法得到奖励。唯一的事件只能是反复数钱。我帮不了她的。

与所处大环境的恶劣无关（仍是在上午），我也只是雨的背景，要少说话。从全部空间中移走那些令人生厌的东西。

**什么是重要的。**汇率<sup>26</sup>，还是化学  
重要性表明它不可展开为一种游戏  
反复划燃同一根火柴也是。它们在比较中  
产生的微弱关联表明它们合法  
但仍没有事物能完全分开，一旦在一起：电影  
与音乐，

---

(26)

在众多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知道。获利的可能在引导一株树木做出更有效的选择。它了解自身在自然中的状态，积极而不是在黑暗中任其演化。稳定与摇晃，空或实，两种不一样的触觉迫使它产生完全反方向的探索。对此，她没有丝毫察觉。

如同一幕希腊悲剧，一个花朵仿佛一个料缸苍蝇，停落在中午的光线下。它们的效果有待仔细修整，但多少还是影响到了未来在色彩上的走向。蓝色，意味着她不会是一个鲜艳的尼姑。冷漠，说明那种自发性的绽放已经停滞。正是这样的组合把她推向气闷的顶峰：

上帝的形成，光靠观察是不够的，还要推理。

农业与数学<sup>27</sup> 与党派<sup>28</sup> 的没落与牛奶  
白，以及地图。当她穿上一件白色披风，  
首先考虑的是预测这天的颜色  
它的重量被插值，可是  
在哪儿有那么重要吗？在倒数上去的寒武纪  
在乡村猪圈里，在当然也在手指  
朝一部火车的缓慢移动中，一种惯性

---

(27)

正是一种远，使他陷在沙发中，望向一个颓败乡村。

你正回到家里，还是出门去寻虎，这种试探（在一个中午——因此，一个女人翻了个身，掉落。）永远不会像一个花朵凋谢后结出果实而永远又是对耐心度的考验。

不要浪费！

作为动作，它的气质已耗到近乎完美在无论一个酱油瓶里抑或兔子挖掘的陷阱中——它那对碧红的眼睛仿佛一直在注释并气化你的错误希望。

(28)

一束塑料花，去掉花朵，它们是三根含义欠明的塑料杆。后者，除了勉强拿来入诗，是否仍有别的用途？

我想过了（从香火主义到党派斗阵，尼姑与她的复

迫使她必须从他们一个一个的空隙<sup>29</sup>中穿过  
找出一片饼干，并把它移出堆栈  
这不是梦。是吗，不是。一个人仿佛树叶从梵  
天掉落  
在被什么东西接住前，穿过窗户来到客厅沙发上  
躺下，望着电视机的电源红点  
他的旅行没有计划

---

杂性)，没有。

(29)

与它实际发生的时间等长。

一个碗反射光线，同时也创造出一种静。搬动它要靠别的运气。

在我小的时候，麻雀们陪我在田间训练。病态的龙从空中坠落，瘫痪在溪滩上。失去游动的能力它们选择化为乌有，乡村。景色暗淡下来，有人在山顶烧火。大概与他们的返祖基因有关。那是另一种静。折页，而实际上，我还愿意写诗这种形式，是我一直喜欢在语句的空隙里稍作休息，忘掉动作带来的疲倦。

又因为它宽敞，我躺下。仿佛一块竹排斜插在干枯的河床中。究其原因，印刷厂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着的。

仿佛被引入一条沟渠后自己长出了水  
与他们不同，他一直新  
他总共只有三条（实数！）裤子  
一颗只为他震动混乱的心脏  
而因懒得灌溉<sup>30</sup>，他的农田惊人低产  
但始终恪守一种看天吃饭的时代精神  
支撑着他无意于诉诸任何事实

---

私有制与外星高等智慧（它们也表现为某种生命形态吗？）却不一定能及时到来。文明过于密集。走去村中央的那口井里打水的女人，仿佛意识到了这种异常。她停下，反复去感受水桶的重量。竹林在晃动。风黑着。一条柴狗拐过墙角，丢下它那条无形的踪迹。只是，这算什么呢？一个无法截取的动作，还是说，那种急促暗示了它一定是叼着什么（属于生活的未知的）东西。

去擦掉它们，又要消耗我另外的动作。

(30)

一种强度在春季涨水的河面上。不用在意它是否活跃，或是什么，它在。或思考它在时的形式与重量，那是群众的事。要想见到那头鹭鹭只有一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连续的，这种办法，而决不是从社会主义的高度

实际上，即算  
一支打火机断气，  
他仍愿意用三百个以上的火花去点燃一支烟雾  
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没有  
(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无。  
但这就是热爱旧社会<sup>31</sup>的代价不是吗)  
无非为了保持空间上的平衡

---

去俯视一种连续性。那样反而损失了它的实在。

(31)

清明，鲜花，故人。

讳。

她被想起的原因，是我还在。经过路边的坟地，我因事物的联系而想起。想起意味着一件记忆——来到如此现实中。是如此的，如此的一种。

如此，我正步行去附近买一种烟草，心里想着鲜花，  
(它凋谢的方式，她那么突然)。

它大概是一束柴垛花。

不可否认，是在一定的密度<sup>32</sup>形成后  
文明才得以萌发  
痛苦也是  
在原本自由、去中心化的莽荒大地上  
一根拐棍被丢弃在地上  
作为燃料，又反复被丢进篝火堆  
这个画面通过黑的电视屏幕的反光中被看见

---

(32)

看着一株树木在光线下的样子，与附近另一株树木的不同使它变得普通。一个乌鸟这时射进它的树冠。一定有什么被破坏了，她想。有些是她已经忘记了的。

抛开这些，画面仍是稳定的，也干净。

(33)

现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在 17:14 分我在。如果武汉是一个梦而我是醒着的同时我也在睡中那我又在哪儿？

有至少一百种童年在我四周游荡。

雨在下，这时我不会出门去公园散步要等到 18:30 分我才会出门去学校接张临放学。今天，他又忘了带上雨衣。他会哭吗，要是我批评他并且他会生气，因为他的童年已悄悄结束了而他目前还只有 136.45 厘米的身高

火焰烧大了，在没有远近非实体的虚空中  
一个上午就这样被一个主体同时也是  
以一件进化物<sup>33</sup>的形式存在的人巧妙度过  
有人说，阴天是晦涩的灰色  
那是他没有见过潮汐在逻辑<sup>34</sup>发明以前  
就已经开始大肆涨落，这时，她叹了一口气  
受到引力的作用使得一个脸庞变得沉郁

---

并且他还没见过天使那类东西而我，真的想念他，此刻，  
大概是因为喝了太多茶水甚至看见一头喷火大象在烟雾  
中。但是它们都会过去。知道如何在一个坏地方保持住  
良心与发现快乐。

(34)

一只碗可以用来盛饭，四月。没有这样一只碗，当  
它在厨房舀起一碗饭，端到窗边，只剩下了半碗水。

有，没有，这样的一只手。

我是说，四月，我在问什么？

在成长中她低垂着脑壳走去学校  
这季节呈现出一种新的无常  
是这样的，它的变化大于一间寺庙<sup>35</sup>  
它平面。它在当它垂直时，  
我们会得到一种超出自身经验以外的困难  
一种酝酿未完成、薄雾<sup>36</sup>般的场，  
或，它真的单一吗

---

(35)

通过色彩获得一种缓慢的记忆，在淡季被用来表达  
哀思。一个虎（仔细想，它只有大致轮廓）站在向阳的  
山坡上。

那些柴垛花有的已经打开。虚实之间，后者的用途  
仿佛来得正确些。有人看见一件旧的事物伸向天空，它  
是来自身体的一种近在离去。在以后，实际的情况恐怕  
也是这样。

(36)

这时傍晚，一个等待正在发生。

代入一匹穿过闹市区的灰马，它会输出什么？天色  
正暗淡下来，必定就会有东西升起。它们不像是上代人的  
往事。马匹穿过闹市区后一路小跑来到河边，饮些水，

要取得那种稳定的模型需要再次绕开它或它们  
但这就变相承认了中心的必定存在  
时至今日，任意一种信仰  
仍具有可观的回报而不只是纯粹的娱乐<sup>37</sup>  
它只对上升（只因一个人被吸附在地表太久）  
而不是她的理性负责——是花朵，它总会开放  
它的近义词<sup>38</sup>是勇气、

---

以确认结果。就在附近：敲响那个黑色环形火山状烟缸，  
一种清脆重叠的回声是说，只有空是现成的。

(37)

除了星期。二、母羊、护士诸如此类，已经有那么多东西，聚集在房间里除了床、窗帘，一点儿在严肃中的乱想，其它我暂时不需要。哪怕多出一群黑乎乎的淮安来的尼姑。

（在四月，她们的愤恨与结构已接近完美，或在仅需三个平面构成一个空间的时代反复躺着。）

一点炮灰，亦或在谎言中  
踱步的一个荒谬兔子诸如此类  
只要符合供求关系，它们会像天空  
与空荡那样结合且坚固  
并因对这一件事拥有清晰的知识  
带给我们方便，身心健康  
(茱迪<sup>38</sup>最近在加速衰老，

---

(38)

现在一个傍晚，18:01分，蝠鲼。我已经从外头拎回来一袋米，并且我喜欢这些米卸入桶里填满它的样子。他们（应该是一些温和的人）说，热爱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忘记了。煮上饭，切开这个芥菜与准备好土豆后，我会再一次下楼。去买一盒烟，或者在附近随便溜达会儿再回家。但是茱迪，她从来不会忘记东西。

在厨房，形同一个忙碌的菩萨<sup>39</sup>。）  
树投下它的影子  
怀疑它们并不会制造更多的好处  
在规定好的记忆中，我们  
总能收获满意的相似性<sup>40</sup>  
帮助我们入睡，  
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一伙的）

---

(39)

破坏或非紧急状态下使用。在三十秒后到达。对侧开门。她们的衣领。一个无限扩展的蓝色游戏观察着这些领域，在连续换乘中，一些东西正在下沉。

出地铁站，一个四月傍晚来到地面以上的部分：植物的多样只能来自生长的自由。在附近冒些烟雾，咏叹，正在记忆的这些，可以在往后用来表现一种饥饿。没有枪，愤怒会随着花朵一起枯萎。但是现在，因它的样子，她们又紧急出现在这里。

(40)

在近处任意一个地方开始。没有要去构建的事件，随时可以停下（但结尾，一定得漂亮）。一面墙白色的面积统领它立着度过的日子，一堆书册叠靠在墙边上。那

在一个午后，也许后者的反弹会强烈些  
也许更加静态、隐秘谁知道  
要彻底分辨它们不仅取决于如何定义，  
还包含用法。一个鸬鹚，名词  
它的定义是一种大型水鸟<sup>41</sup>  
粗劣，但这就够了  
而仔细研究它的用法，可以发现它

---

里不会有鸟斜着从文字中冲出，射去窗外。雨在下，说明教训是沉痛的而世界一直绕着一支拖把在转动。几乎快要吧一个和尚转晕，当他及时回到这个病句中，新闻的欺骗性也就丢失了大半。因此，他们成为一个专属于你们的用词且被我们日常使用。

而实际的我们总归是站在乱石堆中的少数派。少于一，甚至没有。那就是一件停在窗边的东西只要足够大，它便是安静的。

(41)

是这音乐声伤感。与此同时，还是望着这只绿色袜子。她感到本就荡然的精神在温暖中腐烂离去。匀速，又仿佛始终被一个什么东西牵着。大而空泛，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

象征，不，它就是一种权力：在我们通常说起的  
鸟群乱射的天空中悬着。

可见接下来会出什么大事<sup>42</sup>？“从地上  
捡起一根树枝，在空气中挥舞几下，  
又把它丢回地上。”这时，谁又是我们？  
值得我们去不断返回吗？  
返回到哪儿？

---

低垂着脑壳，她。一种革命迟迟未来的幻觉弥漫在  
附近。牛奶在厨房冰箱里，一把旱芹也是。

(42)

年、月、日、下午，我空坐在长河岸边，望着浮  
漂。在微雨与风向飘忽的阵风中，不禁缓缓想起韩愈《祭  
十二郎文》，感动。这感动尽管虚多实少，但是有效，我  
也愿意沉浸其中。也没特个别的缘故，大致是身体正好  
处于那种缺力惆怅的情态。春季某些时候，我是这样的。  
雨势渐起，近晚，终获四尾翘嘴鲌，昏沉中，归来。

奇怪的是，小时候我总在丢钥匙。  
在去游泳的路上，遇见扛着一排鸬鹚的渔夫  
在他身后不远，一个少见的鲜艳尼姑  
从机耕路尽头走来  
她是乌云的产物  
是真正的农耕<sup>43</sup> 先锋派，是她  
带来了光芒发散的残酷晚霞等等此刻<sup>44</sup>，

---

(43)

一个动作，摆荡。秋自然是秋游的秋，高远而洁净。  
千，不知道，在这里它不像一个数字。

这时，张临和他的朋友元旦从秋千上下来。我走过去，把铁索围套在脖子上。见到这幅怪相，两个孩子忍不住欢笑起来。

(44)

在同一个比喻中，种子与酵母经历相同转化。（需要注释吗）在这里，一只白头鹇停在屋檐。清晨，以它的鸣叫呼应另一只看不见的鸟儿。我已经知道它们的名称。它们同类，但不相等。

醒来的人坐在阳台稍息片刻。她赌上一切。望着袜尖上的破洞，在他的这一天的光线在逐渐亮起。也是在

在对它们的归纳与返回中

我静坐在华中地区的一个窗户边，饮水

也拐弯，沿着一条溪流

回到对自我的定义

那便是我与不在我们范围以内的一个香火主义

者并列

不同于一味反对，我

---

这样的一个月。要是四月倒转，一个事件（它已经相距那么遥远）将会从来没有发生过，而她也不会继续出现在这里，坐在这个还是有些凉意的游戏现场：最显眼的便是这只红色的咖啡杯。通过它，无法连接到任何事物。因此与它自身的紧密使它暂时还独立存在着。它已足够。在无论漂浮在空气，还是顺着溪流流淌中。去掉色彩，她不再成为一件具体可靠的事物。我是怎么知道的？一杯咖啡不仅打乱了一次回忆，它的副作用使我不停冒着烟雾。只有等着它们全部散去，他才能回到这里：一个实际、近处的画面。可是，一个像素都不能信。或去追究它们在一场无止境游荡中的意义线路，必定伴随大量虚拟且交错，仿佛一头捻在各个雨季里的移动轨迹。那便是它可描述的样子，而我在这里依靠这些（那鸟，始终不动。）只有憾事停留，而不能离开。

(在情感上)也不支持我  
作为一个统称,我比一粒坏种子<sup>45</sup>冷静、恶劣  
但两种属性又不能同时达到  
但如果我是我们能所取到的最小值,他们  
又是什么?一种色彩  
对一朵乌云又意味着什么  
一个就连思想也不能抵达的地方,它要么太深

---

(45)

抓住。

在所有一天中的一个每一天正好是四月,二十日,  
05:45分,早起。在窗前望会儿气,去刷牙,冲洗头发,  
连续动作与它们的组合,冒着烟雾回到窗前。关于脑汁  
是否在向无限事物游荡它在游荡,并能及时收拢。保持  
叹气传统。用这块黑色眼镜布沾一点咖啡水,擦拭电鸟  
屏幕上的污迹与灰尘。这是新的一天,理论上,新在哪  
儿,新(暂时还没要想念的人)是太旧的概念。再过约  
一个来钟头,张临就要在朝霞中听着唐诗播音翻身起床。  
带着新鲜的核酸纸兮我们一起晃去学校,就当是春游。

要么全封闭，否则它必然完全静止  
就好像一只脚搁在一副麋鹿的交叉角上  
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它的内容  
必然扩展（移动）到画框以外的场景  
并实际影响到房间内所有的事物  
一种叫原因<sup>46</sup>的东西  
在这里（这就是不可概括的命）四处游荡，打、

---

(46)

在这附近。在这个窗框旁边，在房间内它们垂直。

桌面与桌腿，墙与地板，窗户的边框相互垂直。一支打火机立在桌上，一个黑色马克杯也是。有些是因为地心引力，有的是为了制造的方便。也可以说，我这儿中午12:07，吃鱼，坐在椅子上正与地面垂直。但没相交。视线穿出窗外，稍远，最远能看见的事物是天空。其它，只能剩余遥远的消息和想象。一个练习中笨拙的乐器声通过空气传进房间，它与什么垂直？有垂直就会有平行的情况，这附近的维度有限。昨天的这附近与这会儿的这附近平行。想想这一切！整体中的破碎而一分钟前的这个杯子（瑞典制造）与此刻的杯子在时空上平行但它们绝不可以相交，一些物理定理是如此重要。

当两个事物垂直相交，它们只能发生在时空的一个

砸、抢

通过对它的源头的多次过滤，她疯了吗？

我们便可得出一致的结论：要不选择

投降<sup>46</sup>，要不躲得远远的，

梦没有其它的选项

但这不是梦。一个正常的梦

无非没有秩序与色彩

---

切片上。也就是说，所有在这个切片上的事物与时间的推移相垂直，从而形成事件。目之所及，从窗户往外看去，最远的是天空。它最大，也最高。而离我最近的是一盘还微热着的饭菜。

嚼着青豆，毋庸置疑它们是最美味的。

而除它们以外，以及顺便包括它们，这一切都在附近，以及稍远，没有也不需要重量。

(47)

革命和长信。如此，我便赞成一种浪费。它在四月的模糊意象如同没有实力的一种反抗，仿佛一个空鸟射进蓝色空荡中。它是自身的一张弓，拥有在一根神经紊乱的弦上长出花朵的能力，并用它的脑汁水全面污染母语大地的土质。它能做到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序列必须

对此，她相当放松。她已经掌握  
自己是另外一个人的方法

**强制净化成一股晦气**<sup>47</sup>，有时  
它呈一种粉红色的粉末状  
单独停立手掌上，神情虚弱，形同乌有  
(在另一边，他们在走廊上理发。)

---

要求精确、严格，而是语感的失真导致无法去分辨一个事件的远近，在一个下午，它这样叙述：

“这是秋天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我的兄长从遥远的美国费城寄出的。在长达足足 12 页的打印信纸中，他表达了我目前情况的担忧，以及少量完全有可能（他有信心，相信我）在我身上实现转变的期盼。他以自己过去的艰难经历，分析了我的现状包括从生理到心理到这个时代的混乱和未来的不确定等，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家庭永远排在第一位。”他说，不要去闹革命！一切审美无非建立在稀缺性与反秩序上。而当时的尼姑也是这样教诲我的。风雨中她沉静，一根一根划着同一根火柴棍。就好像在等着一部潜艇与她的在心中的淡紫色欲望火苗一道下沉、熄灭且动作不分先后。即使现在，它仍在完好运行，在不断向未知扩张的趋势中没有停歇。

通过原始掌纹才能解开它的地域特征  
得到一笔憎恨，最后，一起指向岸边的事物  
这是否说明他们也是一种被统治的附属品  
要了解每个名词的实际含义，以及  
一个行动中的物种的路线  
它们构成的方向自古以来统一吗  
当它们成为自己的对象（酵母<sup>48</sup>）

---

(48)

这悠长的琴声，低沉，抽象而动人。赋予附近的杯子、窗户那样的东西以忧伤色调。

中午，一个嘴里吐着泡沫的野兽倒在河边。我看见这个图像，同时想起一个少女，她远。

这些声音不像是用她的手指就能连续演奏出来，但我仍旧认同她对世界的看法，以逻辑的简洁支撑起繁杂的事物。也愿意望着她在散步时，反射出的光线：没有故意藏起自己，而是在声音的起落中，让语句（一个准备溜走的柜子；神圣的转折；离去，以及忽然的稍息诸如此类）自主选择它们的气质。而不再去对应某个动作，顺便排除掉当地那种特殊色彩。压缩能感受到的这一切，从而得到它的指向：蓝色，且始终在那儿。

谈论便变得乏味，且没有意义——想想弗兰克，  
他是多么有趣、热忱，在猫的眷顾下早逝  
12:13分，天堂的午餐还合你的口味吗？  
这会儿已是不同的世纪，无花果树  
还未灭绝，农夫与蛇仍是一个有效的隐喻  
海洋的体积在持续扩大，诗<sup>49</sup>、  
政治，它们一直在散文化

---

(49)

绑起一根鞋带，现在。出门去，一个也许是一个人的妻子，但不会是任何一个中的一个。而我坐在窗边，写作。它比烧一壶茶水来得解渴。

调低音量，我便在这个命题中察觉到你。这时的光线射在路口，一些人在贩卖藏在蔬菜中的风，你不需要去拖动一个影子，不是它们。是交易改变着他们本就匮乏的信用度。因为，是这样的，你经过的这天将会是这样的一天：荒芜，但严肃。它不会去遵循以往的种种规范而这又是为了什么？一个像生活或游戏那样的词，不会比一个杯子更值得我去谈论。可那里仍是一个可以安静演奏的地方，同时对那些那些剩余的光线、天气，一座附近的寺庙，以及政党合法性什么的指指点点。无论它们如何异类、变幻，我都能从中找出那种块状的结构

而电影<sup>50</sup>分级基本上不会到来  
通常情况下，我只喝百事可乐，更不去影院  
当然，是所有发生过的事使我来到现在，（这需要  
大量运气）并且点起  
一阵缭绕烟雾，就好像一个祭司  
点燃另一个祭司，他烧着了：我们站在对岸  
远远望着这场焰火表演。

---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发现它们其实也没大的意义。  
一个鸬鹚已度过了它那年轻的暗淡时期。而这是我们一  
起发现的：它留在了客厅的镜子中。

(50)

由近及远，依次是我、可以通过视线的玻璃窗门、  
阳台、穿过空气，到达对楼红瓦片屋顶，以及稍远：一  
小块只能用来作为背景的青灰色天空。

这时傍晚的光线静，适量。知道，也能觉出那种亮  
度在缓缓褪去。刺客（或尼姑，她吃饭没有？）就停在  
屋顶尖上。偶尔有一两个轻巧的鸟，从左疾速往右上飞过，  
一九八六年。

**法律与自由的配额**<sup>52</sup>，兔角与烂摊子<sup>51</sup>

哪些是属于优质并紧急的任务，  
去公园散步吗？它们无法得到解读的真正原因  
是时间不可避免来到另一个下午  
并且它似乎与一场多年前的地震密切相关  
死了好多人，不分善恶，哀悼就此复燃

---

(51)

经过一上午的自我清理与学习，此刻，11:45，我  
坐在一首循环播放的音乐中，是关于海浪引发的那种声音。

并且，我这样假设：有一种病毒，一旦被吸入，它  
便会彻底删光一个人脑汁里的语言系统，并注入一篇蒲  
松龄的鬼故事。在此前提下，想象她看着一个桌上的杯子，  
或窗外中午光线下社会全貌。

加入生抽，少量盐与财经新闻什么的。

并且在半小时以内，必定会有一个快递员敲响她  
的门。

(52)

季春，队伍的间隔密度决定了她们身上所着衬衫的  
等级，与皮肤油脂含量。没有阶级划分就无法拥有统计

它占用了我们一小部分时间。在一条松木长凳上  
静望湖面。微风摇晃着水植物的叶子，  
分类学在这里仍有一定的价值  
它们（要是知道各自的名称，我们会高兴）相  
互倾轧，  
而又不像是一种敌对关系<sup>53</sup>：他们与我们，  
很明显，这里的行为不具备让个体天真的条件，

---

学上的欢乐，记忆被统一召回，在一株银杏树荫下，生  
物大分子化合物派对温吞进行着。狗，伏在地上喘气，  
鸟雀从更高维度俯视她们的挪动。赋、比、兴那套已经  
不流行了，鸟语的混乱取而代之。

空气中，一种千年难遇的现象表明她们曾是谁，谁  
又是他们，以及它们是什么。

(53)

1986年，与两个遥远的雨滴落在阿富汗境内的情  
况有所不同：干燥，不含隐喻，以一则新闻的方式，他  
们获得粮食以及它的发音：那祈祷中的事件因它古怪结  
构而成为现实。

是不是，春天的花朵或者历史的轮胎，一旦承认其  
中一个，另一个必定也就成立？虽然并没有确凿的依据

抑或能去观察到某个确切的主题  
自然而已，不存在动机  
但重复的变化毕竟意味着事物一开始（偶尔）  
便伴随着消亡（必然）。有时，他的目光  
也简单地越过湖面  
还有什么事可以拯救亚洲的颓势？  
每一次搬运都会在一只鸛鸟<sup>54</sup>降落前发生

---

用来论证它们的从属关系，但这便是笼罩在大地上（因  
分类，他们在一起）的先天知识，如天空的空荡，可思  
而不可解析。反之，雨滴当然不同——有没有这样的雨滴：  
两个，且遥远；理性，同时彼此绑架：因为恨，或默认。

不是，一个可以去概括的问题，仍只是一个人应该  
怎样度过他的一生——在忽略这些干扰后。

(54)

很是怪。我是在凌晨（约五点半）到的河边，这  
天日出是 05:54 分。在天亮开以前，连着钓了七条翘嘴。  
都是在看不清浮漂的情况下，朦胧地凭着感觉。等天光  
一亮开，一直到下午一点钟，一个鱼口都没见到。

前后有两个人，脱掉了裤子，淌水过到山坡那边。  
风和日丽，他们也没钓到。

## 即便不在意物价波动

知道一朵花是一朵花仍是不够的  
一个不长记性的城市在季节变换中继续它的扩张  
大批量鲟鱼苗投入江水中，它们的成长  
依靠概率与水流的驱使  
一旦离开集合<sup>55</sup>，相聚便失去了可能

---

(55)

一个骑单车的女人在她自己制造的风阻中移动。城市的早晨似乎留给她一种健康印象，作为补充，那条裙边反复扬起。那么，云仍是另一种规定吗，还是一种应急机制。还是仅在作宾语使用时，它的游荡以及惯性才会得到抑制，并返回近处正在生成的实际中：不是一个远处的旅行者，或坐在红色椅垫上的一个猫，是这里。对于这种情况，他除了等待（在明晃晃中）而无从处理，但就像鸽子迟早会落脚到树杈上；后来的信息也会覆盖先前的信息，一个波浪会在能量的持续损耗中退去，摊平；幼儿园的歌声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生长；物理的寺庙最终被心灵所污染，诸如此类，而不能是，什么？一种无约束的到达。

仔细想，附近并没有用来推论它的条件。结果就是

她混在人流的混沌中：地铁、广告灯、人气，  
一个人需要知道所有的大型水鸟吗，否。  
地点的转移带给她们不同的命运  
猪油渣主义，丧尸化<sup>56</sup>，提倡多样性的同时  
千万别忘了敬业与非暴力。俗话说，路线斗争  
已经过气了，如同一头遁走的本地黄鹤不再复还  
可是新时髦却迟迟没来

---

这样。为了避开一次不知所踪的思想（它对一头正在接受苦难与奴役的鸬鹚显然没什么用处）他停止工作，走去厨房烧水。

(56)

我梦见自己开着一部赛车入错了匝道，箭鸟似的冲进稻田里，退出。在之前（梦大抵也是符合前后时间次序的，但似乎没有大的因果关系）我在捡字。一个一个的字或词语，或短句，丢在机耕路上，都是饼干那么大的标准宋体字，仿佛来自一篇行文舒朗的散文。

历史的灰烬还飘荡在虚空中，因此  
一片保守派<sup>57</sup> 枯树叶需要什么算法的支持  
它完成独立的正确事件又是什么？  
一个飞蚊路过，双掌击之，薨。  
世上由此诞生一个崭新结果，一种能量坠落  
它是自己的大天使，没有国别，护照  
数字化生存策略。它进入

---

(57)

一个 2022 年 4 月 27 日春天下午，三只猪躺在一株银杏下的雅座，喝着茶水。门牌上的 JHS，可能是 Jesus Holy Saint 的缩写。或者 Johnny 什么的：在它们背靠的小山坡上，有这么一间关着的寺庙。

它们几乎不谈吐，极少言语以及长久保持同一迷茫姿势不动。不清楚各自的视线射在什么地方。它们是死猪别动队。

不远处台阶上，那个招徕的旗袍开叉稍微高了一点。  
就那么一点。

“来根吸管！”三只猪中的一只朝她大声冷喊道。  
三只猪都吓了一跳。

新的无知且被覆盖

正如打开手掌后，我们所能看见的

那种情况，访谈<sup>58</sup>，一点暗红色的污迹

、一种未完成的悬置状态

谁是最先来的？

事情又到哪一步了，一个人复杂望着一览无余

的大势

---

(58)

一个东西不在。一个东西应该在手腕上但是不在。是一个手表那样的东西。他找。在枕头下找一个像手表那样的东西，不在。也不在床底下。那里空空的，没有东西。在房间里他找。这个东西应该在房间里，一个不会自主移动的静物，也不会突然变形，它应该在。它在一只旅行包的一边侧袋中，一只手表，正好是。它不是要找的那只手表，他疑惑。这袋子里原先有一只手表，与他找的一样型号。它是它吗，像，但也许不是。他在想线索。也许它丢在了洗手间。他去找了，没有在诸多物品中看见手表那样的东西。在客厅沙发上也没有。他回到房间，重新看着这只手表，与他要找的那个东西几乎完全吻合。甚至看不出有哪里不同。他有两只这样的表。它们的显示时间差 32 秒，他知道他记得。

利己，迷人，不会有太多的消耗<sup>59</sup>  
而不像那个扛着木头的少女抓住绳子，登上云梯  
她不知道，是无辜  
而不是真相照料<sup>60</sup>着一切。而一切  
只关乎于对它的说法  
在它下面，不再有别的看不见的东西  
包括云。最高决定，窗帘甚至

---

(59)

缓慢下载，或者它一直在打开而我不知道。当我只能在这里，（在窗边）我需要的是让帆升起而不是一条船——这样，一个上午便有了无数种指向。

尽管播放中的音乐已经不再流行，鸟作为一个简洁的发音与它的形态也一起消失在褪色的尼群中，但她们还是带来了句子。超前于那些憾事，同时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雨季。不增不减，在一个不知所云的封面设计中度过短（短暂）短（大约在两只相对的手掌之间）的一生，以那种不动的方式流逝——或者星期五，一把蓝色水壶，茱迪以及掉落几根头发，这些被统称为事物的东西。

(60)

这是一只手。

不由她意志挪动的一个杯子。困难  
总在星期二反复降临<sup>61</sup>。并且，  
一个高地狒狒的手爪上结出露水——  
飞船在黎明升起时解体——三名唐朝骑士  
迷失在山谷——爆竿中的忽然领悟诸如此类  
可以与它们在一起但她的语气<sup>62</sup>  
无法达到那种舒适与高度

---

四月，承认这是一只手，需要多少力气？况且它还  
是一只我的手。

在无论光线下还是你忘了它的时候，是就是是。

(61)

一个声音摆在桌上。我读它一遍，它升起，接着消  
失。另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在消失前，我快速接住它，  
把它丢在桌上，望着。

(62、1986年的雪糕)

在从前快乐的日子	我在一个早晨从家出发
我坐在自家门口	淌过浅浅的溪流
望着村前的山	到中午
想起有的事	爬上山顶

早起，他来到阳台  
阅读切尔西昨晚输球的消息

### 譬如充电与汇率

刺客与鸟<sup>63</sup>

立场的正确与否困扰院子里的那一株树木  
树枝在往四周伸展

---

好像是发生过的	站在山顶看下去
有的，又好像没有	我看见那株树
我知道，在山的后面	结满了
有一株树	拳头那么大的
夏天，它结出果子	红色果子。

(63)

回到现在，我在梦里醒着。在不分内外的梦我知道  
我躺在床上在梦里写道：我现在醒着，听见外头那个沉闷的送葬哀乐。

我在想摧枯拉朽这个词语。稍后又想起庄子，我想，  
我还是醒来一下。在枕头下摸索到手机，按开，正好在  
02:14分。那乐声低沉，细致去听，又好像不是哀乐。仿佛  
是汽车音响发出的那种响声。也许是哪个司机嗑药昏

它与它们对光线理解的不同  
带来金黄、沉淀的果实  
也预示这年雨季到来  
河水，在夜晚升起  
夜晚又在梦的抽象中得到正常回落  
三头野牛立于水草中，望着清洁的月光  
他携带消息一路跑回族群

---

了头，它一直在循环播放。除了这个声音，四周静得很。在梦中我无法入睡去。索性滑开手机，找来一段相声。搁在耳朵旁边听，恍恍惚惚中也就昏睡过去了。

梦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也愿意去休息。想起不在身边的父母，他们也睡着了吗。我不知道，我的梦通常比较轻。后来，来到这里，我便又苏醒来。若这仍是梦，那么我在梦的边上。为何？因为我实在是真切地听见了那些鸟鸣声。其中一个特别清亮，仿佛它是一只大一些的鸟儿。这种时候我会感到安全，是有希望的。我摸了摸下面的鸡巴棍，它硬着。

我翻过身，让它顶着床，顷躺着。听着那些破晓的鸟声，如同一个婴儿般大睡去。

挥舞手足告诉他们：东边洼地 ..... 鬼怪  
..... 鬼怪 ..... 鬼怪  
发声的强度体现了表达的优先次序  
而数量需要站在树林的整体高度  
去感悟，他们  
永远不可能知道  
以后，又进一步被锁死在梦的语法<sup>64</sup>中

---

(64)

有诸多的它们组成我，而只有一个我被我反复使用。  
而，是一种温和的转折。  
冒会儿烟雾，喝些水，这个下午很快。  
消失也快。但，它更适合一种停顿。或多种。它们在起风时没什么不同。  
都是一种咸味，猪。  
现在，关于如何统治它们的步骤我们已经知道。

(65)

白色的水缸预设了一种清洁，预设一种活动（打电话）可以展开，因为白色是这样的。因为它，外头在下雨。  
小雨，而曾经白色代表恐怖，寺是一种政府机构，与庙宇完全不同。

——缓缓升起的河水  
以一种特殊的色彩继续伸向月亮<sup>65</sup>，  
时针利用它的单调  
精确计数<sup>66</sup>着自身的运动——  
只有在低矮的群体活动中，  
他们才显得积极、内耗与没有目的  
也就是说，错误只会以

---

(66)

我的任务，我吃了太多东西。我吐出我。我在梦里，  
和一个朋友坐在馆子的板凳上。我说，我对烟雾有一种  
用之不竭。或者许多种，我不知道。我总是取之不尽，  
我说。是吗，你要注意。我的这一个朋友说，这个是我  
朋友，她也是广西的。

我稍稍转过脑壳，看着她，或他。我说，虽然不怎  
么礼貌，但请你再说一次？

我的这一个朋友这时说，我们还是点些烧烤什么的  
吧。就这样，我在我吐出我之前，吃了太多的东西。而  
我的任务是保证它们不被发现（同时，保持绝对严肃。）

错误的方式，  
发生在错误的地方  
这是一种什么效应？如同除法<sup>67</sup>  
要搞清楚这种奇异现象  
我们需要去理解一把斧子如何削起自身  
然而，并没有语言以外的其它工具：  
“这是一个比悖论枯燥的现实。是对知识

---

(67)

晚觉比所有的觉来得晚。近傍晚睡，傍晚结束前醒。  
睡醒后，吃两个枇杷，接着走去厨房，准备这天的晚饭。  
我不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人在睡这种觉（它那么亮），也不知道她们是些什么人。

但是，在过去旧社会，我们总能看见一个地主她静静地站在田野上，也是在一个傍晚，天空正一下一下地黑下去。

的背离。是在生物性与形而上之间，对一种想象式存在感的焦虑反应。没有相关的协议要求。只须去营造一种时髦废话的浪漫气氛。如同一个人在树下，仰望不可见的树冠，感受此刻的阳光、风、空气与鸟鸣对生命的照顾并相信这些错综的树叶是绿色的什么？（从社会学<sup>68</sup>角度去分析）她在挖坑，一边啃食手上的雪糕。除非它们（那些云与云，它们没有名字）产生明

---

(68)

如何简单的写首诗，以及背身单打。

去厨房倒杯水。在水壶边吃两个（虚数）枇杷。上楼来（端着杯子）。在床边坐下：重新望着外面：屋顶、天空、天、气候、世道诸如此类云云但主要还是发会儿呆也叹气——偶尔想想倒数上去的这些年，但不去展开。它们太白。有时，瞥一眼手表：已经 16:21 分。2 乘 6，乘 1 加 1，24 点，确定且完整。飞棍。

现在，（穿上袜子）像贝里根那样快速消失。

显的移动，她不会记录跳进坑里的那个时刻。”  
在河流的上游，他们丢进一条椅子  
死猪、大象，甚至一根包含悔恨的绳子<sup>69</sup>  
从一座桥上跳下去！另一种处理物品的仪式  
站在村口守候一群夜行尼姑<sup>70</sup> 路过  
狗望着月亮，男人  
用鞋底踩灭一个烟头

---

(69)

直觉上，它的用处比一个杯子多，或少于一个水手。  
干旱。直觉上一个水手出现脱水的症状，因为航行太长时间，他忘了陆地是一种什么感觉。忘了自己是所有水手中的其中一个。他需要抓住一根结实、粗壮的绳子而不是一种直觉。直觉是靠不住的。否则，他只能跳进一片沙漠。

(70)

她们不动。动的只是整体，浅紫色的整体。在夜的暗黑中，她们匀速移动。

夜代表她们光明、纯洁的一面。在它的反面，月光射在她们的脖子上，折断，掉落。所以，她们一路上不停颁布法令。

又接上一支新烟，哪是什么？他想  
对岸又在搞什么超现实戏法吗  
只有河流不顾一切流淌着，锯齿状的浪头  
掉落，鹤<sup>71</sup> 跟随它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不是的，是时间在跟进时间  
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还是一种意外  
它的连续性，以及无法看清的动作

---

直至黎明来临，在猫头鹰的监视下，她们蒸发，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71)

一个数字，7。如果是一个静物，它最好是一只烟缸。这是在最普遍的情况下。水缸也行，但普遍情况下，后者的容量足以装下所有的浪花，以及不同的浪花。浪花与浪花是不同的，它们不可数。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动物，它应该始终保持单一、无味。而且不需要增加额外的支配条件。

意味着分裂的困难。一切以它  
规定好的样子被有序看见：  
这其中，我们首先要找到最接近于它的主语  
半杯茶水，或一根横在路中央的木头  
其次，这天又是星期几？  
这又涉及到了分类学。扫会儿地<sup>72</sup>，  
在客观与辩证共和制<sup>73</sup>的缥缈下

---

(72)

一个动作重复一个动作，也可以是一个动作对一个动作自身的回忆。它们是同一个动作的不同表达，它们反向但相等。一个动作是对一种消失的学习与怀念，使手臂肌肉纤维保持着强度。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它的前提是不动。而因它过于特殊，成为一座寺庙的一部分。一个不动的空心菩萨平静地望着。院子中央，那只鹅的头深深地埋在它的翅膀下，因为需要而不是激情。

因为它是一切的中心。

(73)

罗马城的建立需要石块与木头，更重要的是错误想象与奴隶。前后两者构成一种或两种以上的对应关系。

一只（同一只）碗  
倒扣在地上。而（它只有这一条出路）一个兔子  
有幸经过多重分裂，得道，成为一头异形<sup>74</sup>  
——孤独，酷，全身冒着浅蓝色冷气，  
在历史的必然中消亡（它的品牌价值几乎为零）。  
如同出版业的发达  
依赖散步的自由，深刻的道理

---

(74)

一张纸片对折，让两个平面相互垂直。这样它们就可以简单地立在桌上，同时又不觉得它们是它们。它们还是一张纸（在心中，是吗），占据的空间并没有增减（事实）。但危险。它们构成的形状一旦有了内外的分别，它便更像是一个在对抗风的静物<sup>75</sup>，一个桌面上的黑色风景或一次反复、无效的内射。它是这样的。更简单的方法是搓揉成纸团，扔进废纸篓。

(75)

有一些事会发生，但没有概率。另外的一些不会发生，只能在未来飘荡。它们加在一起约等于乌有或一点全面的黑。与石油相差甚远。

似乎总隐藏在浅显的画面中  
那是山，山下是水流  
山水环抱，用不了多久自然就天人合一了  
我们的基因对此已不可避免地习惯  
压缩后，再次丢给后代<sup>76</sup>  
如此反复，直到统统汇入大海这只巨型垃圾桶  
而大海本身对这些垃圾漠不关心

---

(76)

一个似而不同的下午，一种复制，斑点。一点连续性的非充分社会学壮观表现。一个蓝鲸那样的大物挂在树杈上并且又一个鸟从大面积鸟群中迅速射出。它们的流动，以及即时性。一次爆炸后天空的收拢，导致的晴转多云。深埋在旧社会的盛世龙脉。金刚大业。课外阅读理解。一个儒家精英的悔悟与一根漆黑的底层逻辑链条的杂交且永久传承，翻转手掌，抖落一些粉红色晦气。与不可分割的血缘的痛苦一起，只需九块九（包邮）。

## 雨天，雨<sup>77</sup>

落在地上成为水是我们早已知道的  
黑的杯底照映出他虚像<sup>78</sup>的扭曲  
出门时，她带上钥匙了吗  
水从她鼻尖掉落，重新成为另一个短暂的雨点  
一些人在街上移动

---

(77)

枪支弹药泛滥与手上握着有且仅有一根鸟毛你会选择哪一种？下雨在雨季里是一件好的事物。而在沙漠，它极容易成为一种道理。

(78)

镜子中的楚怀王望着镜的反面，不确定那里有什么，那里是哪里，以及存在那里吗？镜子内部黑乎乎的，没有维度，没有实际的重量。连细碎的声音都没有。

时间缓慢流逝，他知道，封建制的巅峰快要过去了。

想象积雪的山顶<sup>79</sup>

黑的雪，其次，天空也是黑色的

季节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想法

随处可见的喜鹊<sup>80</sup>，数字

节奏在一个上午的写作中被任意打乱

符号不再指向墙上的事物，一块肉

在水槽中解冻。

---

(79)

炮弹在空中升起，爆裂的焰火照亮整个山顶。它是什么？它那种尖锐的，伸入空中的角度与强度，说明它只能是一个山顶。当焰火转瞬熄灭，山顶重新消失在黑暗中。她朝那里望了望，相信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80)

一种总是出现在屋顶上的杂食性鸟类，总是空虚的。

总是一副心不在焉望着空气的样子，并且它们的色彩总是黑色与白色交杂。它们没有乌鸦那种令人讨厌的历史，但它们知道，神秘也是一种空虚。它们总是出现在各种不同形状的屋顶上，总是以一副鸟无牵挂的空虚感对抗一切。

因为，它们不是人，这既是事实也是原因。一种总

一些事缓慢，毫无察觉地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存在一种总结与批评（玩笑），但它们  
不在我们的愿望中。远离判断。  
雨严肃。同时，也要确保它的娱乐性  
颠覆一场雨，还是对雨的思念  
不同的方式造成的麻烦却没有两样  
那么，脱先呢？一种已太久没有使用的状态

---

是出现在屋顶上的杂食性鸟类总是能够自己照料自己，  
自己散步，或自己停着不动。

总是喜欢屋顶要胜过任何其它事物。因为屋顶也是  
各式各样的有着不同的形状，但无非是屋顶。无非就是  
这样。无论屋顶、乌鸦还是人，无论它们的形状、最小  
单位亦或心灵都是虚无，而虚无没有本质，只是空虚。  
这也是它们杂食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它们真的热爱  
在屋顶上。

回到洞里，他又思想起那个停在银杏树下  
避雨也数钱的女人——她是谁？  
这五月，总是与下雨有关  
她搁浅在岸边的竹林，紫色的皮肤  
堤岸边聚集起一些闲散动物<sup>81</sup>  
因场景与气味带来的失语它们感到哀伤  
那会儿，我正躲着雨伞

---

(81)

没有领地的禁锢它们随处游荡，族类的差异表明它们不可能是一伙的。吃几个葡萄，我们站在岸边看水。我们先于它们达到，但比它们柔弱。但它们不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它们没有良好的记忆。谁知道呢，这会儿日出。不像我们望着从水从缓缓打捞起的那部绿色拖拉机，它们只想滴水到对岸去。

往村后的山坡送糖果……我不知道，  
我们的关系不会以这种方式在这里结束  
沿着手掌纹路，他逃走了

**翻过随便一个山，一个桔子。**

走在一根几何意义上的地平线上（蓝色<sup>82</sup>）  
这里有些东西在湿气中已经开始发霉，凹陷

---

(82)

一九八六年，在一个百事可乐表面，蓝色神圣。

在一个蓝色百事可乐的表面，我们看见一种神圣，  
它蓝色。

一种略显忧伤的色彩，在房间内，它仅次于大海。  
叛徒沉在海底，她的精神属性异常清晰，平静地烧着。  
乌黑的海底因她的火焰迷漫着一种更深的蓝色。一些路  
过的怪鱼吸食着它们。蓝色，当“一个蓝色百事摆在桌上，  
它已那么单独、稳定，在空间以及力学中到达完善，以  
及从自治的意义上它同样平衡与完美。于是，它可惜吗？  
于是它是不是也是幸福的？”

当一种色彩它是蓝色的，它蓝色，它便被认为是蓝  
色，一种神圣的蓝色的其中一种。

但附近仍在不停地增加实体、事件片段  
或其它无法归类的想法  
因为它们迅速？  
它们不动。仿佛一只毫无反馈的暴力松鼠<sup>83</sup>  
而不是（当然也是）一个原始佛陀：一根巨木  
横在山与山之间<sup>84</sup>——  
继续放大比折断它来得容易

---

(83)

流淌，或者集中于某个名词，依靠一些音律，云逃离解析，最终，一根手指点在键盘上，使得一份糕点复活。

秋天坠落。哪些是我们不可设计的？钟挂在墙上，它的指针的移动。精确且无聊，徒劳意味着一切。从它们内部取出，我们成为我们。

一个在桌面上来来回回移动一只杯子的游戏。或者只是在桌面上。他们病了，开始用名词认识世界。现在我们知道，是鸟规定了天空。

(84)

门开着。一个敲门的人举着手，站在门外。她有限吗？

其次，她与她必定重叠。

这些，屈从于人文主义的大观以及滥用术语  
只能造成一种非性的、也非必要的真实  
但她确实恨她自己：东京，  
信用卡债务，截屏发送“一所能让我  
作息正常的美妙居所。”  
每个人都握有至少一个执念<sup>85</sup>，心中  
有一个山顶那样可以俯视众生的位置，包括图像

---

(85)

衙役，最糟糕的日子还没到来。它仍在反复，排斥  
忘记与更新。它没有变得更深，中途也没有坑。水槽快  
要接满水滴，他走过去，关紧阀门。它们有太多的相似，  
仿佛一件趁手的工具，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甩出。但是  
那种地方没有色彩，它符合的标准只允许一只蚂蚁单独  
通过（它那对探测云的触角打着结）。不要埋怨年景不好，  
作为一种并置，他甚至发明了一根救命用的稻草，让它  
停在空中：这是现阶段唯一的描述，一种正确的声音。  
是可以执行的。就好像一条河水在白天持续退去，显而  
易见，一些思想只有在夜晚才能获得明亮。但不能明说  
它们就一定不是一种坏的荒芜。不是吗，这里，即使增  
加一个花朵又能代表什么呢？换一种语气，相当于做出  
一个决定。

这就是有时他愿意翻过一座山  
接着必然又淌过一支河流，再接着无限沙漠  
温温吞吞走去大海烧香<sup>86</sup>的唯一原因  
因为方案的简洁与方便  
在这一点上，他与她们以及它们  
行动的路径实在没什么不同  
无色且无味的光线折射出她们透明的气质

---

(86)

你是一只飞但不舞的苍蝇在房间里，在时间外部。  
你的紫色烟气缭绕散去，为了达到气压平衡。只为了找到那个纱窗上的出口。你不需要来自政府的系统服务。  
是你自己的菩萨。

同时也增加了负担  
旧社会的驼铃声在山谷中回荡  
阴谋与花朵<sup>87</sup>，淡季里的雨水与鬼  
既不存在思想的对立，也非统一（这天也就这  
样了  
午饭后，我会渡江去对岸和朋友们喝茶，  
打牌<sup>88</sup>，尽情玄谈，直到永远。）

---

(87)

尼姑与降落伞。描边与沉在湖底，送葬，亦或难免  
大势已去。只是清晰的就是必然的？或偶然的，就一定  
充盈。如瀑布坠落，一个波浪推动另一个波浪。

早餐与她的短语。

胃部蠕动或简而言之，论一个年轻东林党人的垮掉，  
痛苦与反对。

(88)

单独一张方片三是一个确定的信息。一张方片三与  
另一张方片三是另一种信息，不是一种，是无数种。远  
远大于一张方片三与一头蝠鲼包含的可能。

忘掉痛苦的深层机制  
与物自体什么的。叹会儿气，  
带上风火轮、盐与一把无敌鸡肋<sup>89</sup>  
稍后，又把一些善  
作用在马匹身上  
以便继续上路  
在山水天地<sup>90</sup>这类东方式的传统景致中

---

(89)

使用效果与秋天差不多。

船帆升起他们的希望，一种错误在间隙性发作。仔细观察，那是一头困兽在原地打转，制造出一根混乱的线路。

但存在那种实际交叉点吗，并没有。

(90)

画面——我们从电影院出来，行走在机耕路上。四周极端黑暗以及感觉饿，仿佛那是另一部乡村惊悚片。溪水潺潺，路边田间的动物在哭。我们用手臂紧紧捂住各自的魂魄。星星们去哪儿了，当时，我们的想象力还无法穿过夜空。

流淌，捡拾几句连老鼠都懒得理会的祈使句<sup>91</sup>：  
难道你不知道，上头正派人下来做事吗？  
没有新鲜的蓬菜。除了勇气  
与自绝于蝠鲮——在这里，  
他终于看见某种不详的意义的源头  
在向下一座山进发前，他及时  
插入她们的队伍中

---

(91)

请不要相信、划燃尼姑的那根火柴！它的重点始终是尼姑。她代表了所有尼姑的共性——即没有情感。傍晚，天边分别停着大小相当的一朵霞与一团乌云<sup>92</sup>，她独自在河边游泳。这也就变相说明了为什么“她是乌云的产物。”

同理，我也不会去打捞她。

(92)

在乌云密集的天空停着一朵云。如果没有这朵云（它干燥），在乌云密集的天空，我们能得到什么？除了在（那里）。虚构来自暴力。暴力是对现实的模拟。要是我这样假设（根据语言的惯性），它当然推论不出任何东西。虚构一种可接受的现实，它还是虚构（现实小于虚构，但

两个紧闭的实数<sup>93</sup>  
它只能是其中的另一个

### 十七页纸那么厚的梦

灰尘降落在银色的屏幕上，它们  
沾染了鼠疫，接着开始取出<sup>94</sup>

---

现实最大。) 否则,在乌云密集的天空,何以停着一朵云?

(93)

假设孙悟空是实数。

稍后，又假设西天并没有他想取的经。再假设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旧社会，遥远而漆黑。

那么，以上条件是否能充分推论出如来佛是魔鬼。后者不可琢磨，他的行为特征通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乘如实之道而来成正觉，掌握着绝对真理来到世上说法以普渡众生。是一切佛的通称。”也就是常说的一。也就是说，一必然整体与混沌。且无须多余的假设。

(94)

露水沾染它的叶子，一株草，总共三片叶子，中心

在另一个房间，她们在朗诵早课  
没有我，她们<sup>95</sup> 又是谁？  
尼群走失的可能性在加速变大  
当光线进入未知的世界，我们忘掉  
渠道与争论  
有一些是原本就可以避免的

---

那片还没完全展开。一株像茅草那样的野草，它叫什么？  
它只对附近类似的杂草起作用，重要性随着距离的增加  
以平方级递减。这会儿是初夏，要是它长在一个资本主义  
社会的院子，它可能已经被剪过。虽然不会影响它的  
命的生长。而要是火星，它便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把  
它连着根须从土里取出，丢在一边。这改变了它所处的  
位置。甚至破坏了一点小小的秩序。

(95)

她们的形成，依赖我们。但我们不是她们的原因。  
在开始时，我们已在那里，并且望着天空。她们呢？谁  
又是她们。我们在想。正是因为她们，我们望着天空而  
不去认识。

剩余的部分仿佛  
被一个狒狒<sup>96</sup>无情掌控  
大抵上，这会儿已是夏季  
上午，河边，三种以上的鸟的脚爪  
淹没在浅水里  
云几乎占据了全部天空  
那只严肃的巡逻船一直没驶来

---

(96)

一个非等边对称三角形。一根线，黄色。穿过三角形随便的一个内角。线不限长度。在它们（重心）附近不远，两个同样的黑点停着，时隐时现。空气中，一些细微、听不清的声音，仿佛来自那根线的震动。

风停着<sup>97</sup>，没起到任何作用  
一切在自然中过渡  
但有一种可被理解的方向吗？没有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声音  
到最后，争论演变成一种发泄  
从而失去位置的信息  
这就像一根无法标记的

---

(97)

一些风停着。

只是停着不动，看不出是它主动，还是被动。停着的风有停着时的气息，主要是静，且持久：一头虎也长久停在这一些风中（为什么？难道这年是虎年？）。这一些风停在窗前，不知什么时候起风。

这停着的风中不含有任何信息。

不像虎，虎停在风中（让人想起大量忧伤），但虎向来不是风中的事物。虎是自愿的，停在这一些风中，仿佛在一个特定时代下的一种风气。但风本身并不产生这种气息。无论移动还是停着，风主要体现出一种能量的静。风与虎组成风虎。有这么一种虎吗？它的内容又是什么。风停着，当一头虎停在这些风中，一种对立得以形成。是安静的，也持久。它们不动。即使起风了（有

流水中的浮木

还是对于一只迁徙中的雨燕

事物之间只有相对的事实

这一基础从从未被破坏

一个女人，与一个她的后代

无论在她们的表现是否转为安静前后

放下，并且接受一只手<sup>98</sup>

---

时，这是会发生的，它使得一块浅黄色的窗帘微微地摆动），虎仍立在原地。

也就是说，与风相比较，虎总是要离得更近些，也沉重。这能怪谁呢？风吗。它只是静着且持久，没有任何伤害险。这一些风就停在窗前。它什么时候动（即便动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要取决于信息在什么时候产生。

(98)

一件杰出的、无须过多学习的事物，轻易地引发并结束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无论它是一个先进的飞虫，还是一个蚊子。它正好是一个蚊子。

一只手表示一只手是荒诞的，只具有工具的属性。

只抓住它自己  
此种方法同样适用于  
毁掉整支河流<sup>99</sup>——当它什么都不是，  
也不能指向自身  
那便是梦  
是对空间与结构的拒绝  
与色彩的转换，是向一只背身的

---

(99)

堤坝的作用是在那儿，肯定一种下沉，转向一个又一个夜晚。它绝对吗？对于一个已经知道的人，她敲门。然后有什么东西，从她身后滑落。我们清楚这种优势很快会消失，一个儿童会再次返回她的梦中。这时的河面上缺少光线的反射，隐藏了太多的细节。一些上岸的动物开始分配它们的农具与月光，与她相关的所剩不多了。他夺走了她的奖赏。这是真实的，在记忆中无法篡改的经验。它的发酵速度因季节而改变，但最多只到秋天。那里有一种欠缺稳定的思想在发生，时而感怀，时而悔悟。他因此极容易鸬鹚化，在另一条河岸边升起篝火，仿佛夜空是一个倒扣着的巨大庙宇，倒挂着的菩萨们都睡着了。它们是人的尽头，意义不明且不再有进化，冷漠，也慈祥。但它们毕竟不会妨碍到我们的快乐。

翠鸟的小心然而永远不可达到的接近<sup>100</sup>  
它从哪儿来？而且  
为什么始终是它（一头鸟类停在乌黑的岩石上）  
它与它们一起使得周围变暗  
但只有它没有动作，不可替换、代入  
傍晚，河水或上涨或退去  
死掉的梦丢在堤岸上。

---

堤坝是我们游戏的地方，在暂停的休息时间，我们开始  
往火堆里丢进土豆。

(100)

他在向一个什么东西（包括它的用法）接近。但我们  
知道，它并不在那儿。



##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 1、《迴聲是迴聲》 槐 樹  
*ECHOISECHOIS HUAI SHU*
  
- 2、《一個藍色百事》 張 羞  
*A BLUE PEPSI-COLA ZHANG XIU*
  
- 3、《雙樞》 楊 黎  
*POKER YANG LI*
  
- 4、《和泰森打架 乘船上大學》 張萬新  
*FIGHT WITH TYSON*  
*GO TO SCHOOL BY BOAT*  
*ZHANG WANXIN*
  
- 5、《水城弟兄》 曹 寇  
*A NON-FICTION STORY IN CHINA CAO KOU*
  
- 6、《散步史 翻譯》 張 羞  
*A HISTORY OF WALKING*  
*TRANSLATION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2 May All Rights Reserved*



